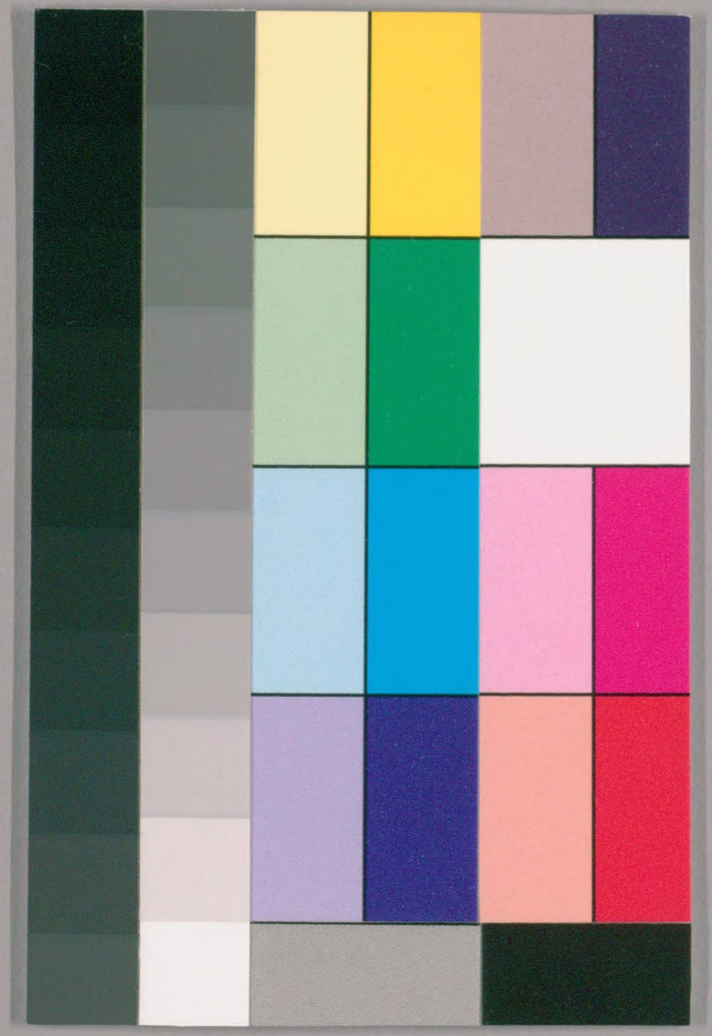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自
三百六十四
三百七十四

特 1
2967
較
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四　天都黃　晁曉峰氏校刊

江淮士人　李鵬　僧智圓

南孝廉　謝翺　僧法長

河北村正　僧弘濟

于凝　金友章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罪居其子年二十餘嘗病獻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皰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人長一寸立於皰上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蟲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出酉陽雜俎

李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特 1
2967

前秀才李鶴覩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者突上
廳階鶴驚走透後門投驛院潛身草積中屏息何之怪亦
隨至聲遠草積數匝瞪目視鶴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
數道燭天鶴左右取炬索鶴於草積中鶴已卒矣半日方
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疾而卒田門陽雞組

僧智圓

鄭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敎勤之術制邪
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因
求住城東隙地起一屋而居有沙彌行者各一人數年暇
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
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師神呪助力乞加救護智
圓曰貧道本獻城隍喧湫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
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舉扶智圓
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
曾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
歷訪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
何差繆如此婦人言只去師所止處二三里耳師慈悲必
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大聲言慈悲
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
惚以小刀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遽
與行者瘞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餘里其日
家人悉在田有人皁衣揭襆乞漿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
父母舉家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及鍬窓而獲即訴於
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復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爲將來資糧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呪縛榜考其魁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師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警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於官吏如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凝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茗帚也僧自是絕其術出酉陽雜俎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許人能作繪縠薄縷細輕可吹起操刀響提若合節奏因會客衛伎先起架以陳之忽暴風雨震一聲繪悉化爲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出酉陽雜俎

謝翺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峰忽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髣髴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郎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褥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

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翾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翾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翾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翾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翾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翾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命燭登車翾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翾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郎駐車使謂翾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翾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翾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郎褰車簾謂翾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翾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翾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翔謝之良久刖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謝雖知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黃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出宣室志

僧法長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屹不前雖鞭挾輒不動唯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元然而來長幢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來漸近乃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急於奔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為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借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蹴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有出者長併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即具告其鄰皆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無存焉出宣室志

河北村正

處士鄭宥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還出酉陽雜俎

僧弘濟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僧弘濟齋戒精苦嘗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篋中歸寺數日忽眼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秦置庵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庵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出酉陽雜俎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日常挈餅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忙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屐企戶而謂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安愼勿執燭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燭就榻即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悸惕而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白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爲鬼使所錄榜妾鐵杖白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益此山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出集異記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酲未愈令童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前顧鼻息恣駭若有覩焉凝則隨向觀之有步外有枯骨如雪簣踞於荒壟之上五髑髏枝節可數凝即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烏鳶紛飛噪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絕偉凝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說之適有涇陽十餘各執長短兵援奮覩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消遊旅少年輩集聚極衆凝即爲之導前仍與衆約曰儻或尚在當共碎之雖然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聾稍稍遂散凝亦鞭馬而遁遠望尚見烏鶴翔集逐去不散自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五　天都黃　晁曉峰氏校刊

王申子　韓欽　許敬張閑

太原小見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謩　杜嶼　鄭絪

河北軍將　宮山僧

王申子

貞觀中望苑驛西有民王申子植榆於路傍成林搆茅屋夏月常饋漿於行人官客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語言明暢擧止可愛王申乃留食謂曰今日已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內

之後堂呼爲妹倩裁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能爲我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巾櫛王申即日借衣貰酒禮納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即舉巨椽捍戶而寢及夜半王申妻覺其子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婦喜極警言耶妻還睡復覺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應扣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一物圓目巨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出酉陽雜俎

韓佽

韓佽在桂州妖賊封溪能爲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牘迄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百千州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出酉陽雜俎

許敬張閑

唐貞元中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偃月山書堂兩間人據其一中隔有丈許西面而張東各開戶牖初教遽相勗勵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燭而學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張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側立及讀書徧乃廻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餘虎牙狼目毛如猿獲爪如鷹鶻服豹皮褌見許生顧盼乃又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叫張生相救如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柱

戶徉寢竟不應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爐所乃蹲踞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牀下取生所用銀唾壺而出放恨張生之甚也翌日乃搬書而歸於是張生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出傳信志

太原小兒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死餅重帛幕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踔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出酉陽雜俎

李師古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寶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出酉陽雜俎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恐懼不睡張尋太鄭至三更孟纔寐忽見一人皁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頭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至五更張乃嘆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鄙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

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惡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祥須早發矛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禮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及明但空牀火張所在騎吏迭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他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唯一隻履在傍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覩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辭誠夜食必須祭也覩又言盍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住句中後嘗持念溺於遊覽不復

應舉出酉陽雜俎

戴謌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謌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步

聽中忽聞外有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謌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謌不知所為廳際有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窖如拳掘之轉深勢如鍛形乃烈火其上沃酷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襁抗衿掌大笑有頃共牽謌入抗投於石上一家驚懼婦人復還大笑謌亦隨出謌纔出又火其弟家人慟哭謌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謌至死不肯言其狀出酉陽雜俎

杜琮

杜琮未達時游江湖間值一程稍遙晉陵方達一戍有傳令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卒驛將見琮氣非凡內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琮舍於內供待極

厚至夜分聞東序隙舍洶洶如千萬人聲嘈取紙大著己
之名聲於瓦石擲之皆貼之處其聲卽絕又聞西序復諠
郎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遲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
乃知必貴以束素餞之及大拜郎訪吏擢用出玉堂閒話

鄭絪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日領嶺南節度入爲吏部尚書居昭國
里弟緼爲太常少卿皆在家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
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其傍有鐺十餘所並烹庖將
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竈上每三鐺負一釜而
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廚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廢不用者
亦跳躑而隨之出廚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所礙而折足
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爲有小兒見
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於庭中邪
過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
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爲黃埃黑煤盡日方
定其家莫測其故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出靈怪集

河北軍將

胡城逆旅前嘗有河北軍將過行未數里忽有旋風如斗
器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豎如植
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綖馬將人
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風散滅馬亦死軍將剖
馬腹視之腹中已無傷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宮山僧

宮山僧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迴出眾峰環山三十里

昔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皆不言而居精勤禮念以晝
繼夜西邊村落爲構屋室不曾出院于茲二僧尤加懇
勸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
廊朗聲唄唱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
須臾則及院門二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遥
見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唄唱之聲尋輟如鬥擊撲爭力
之狀久又聞咀嚼啖噬騷吒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
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踉蹌將
至則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徑渡畢而追者適至遥詬曰
不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
迨及昏逆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
忽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伏息屏氣
伺明潛窺黑衣躑躅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般過
兩廊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束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
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渉蹤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
不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暖蓋
適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爲俄而大明視之則昨夜攀
牆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矣
遂以索縋人就井縶縛加以毆擊與死爲鄰及引上則以
昨夜之事本末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爲東廊僧者
然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劾其由
謂西廊僧已爲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
端居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
去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

事我則不知邑吏遂以衆僧誣妄執爲殺人之盜榜掠
熏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誠甘宛子死贓狀無據法吏終無
以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乃得情實
僧乃寬免出集異記

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白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
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略常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也出宣室志

趙士宗

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
段公署中小地窖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
人逢一人如猿著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關將軍遣來採
木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收夷人說於州
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舂大水
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漂二十餘人州基地有
陷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積進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
方退知州官虞藏卫及吏纔及船投岸旬月後州水方乾

除大石外更無一物唯開元寺玄宗真容土舊處十餘步
卓立沙上其他鐵石一無有者（出酉陽雜俎）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
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
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入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
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
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蓆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
充庫一房飾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
乃親皆辦奠祝之用鑊中及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
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視意其寢遂
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塼飛下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六　天都黃晟曉峰氏校刊

杜元穎　宋道士　鄭生
趙士宗　曹朗　稃兒
李約　張績　馬舉
韋琛　張謀孫　李黃
宋洵　張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歐陽璨

杜元穎

杜元穎鎮蜀平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
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復生又山都下請處有
栗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猫鼠相

乳之妖變欲開城城西門水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鬬俄頃
皆滅又說李樹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實出戎幕閒談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洞石忽見蟠蛔如堆
綺錦俄變爲巨蛇訪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遊青
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
鉤鎖附首絡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見出酉陽雜俎

鄭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如出者曰殺大和中
有鄭生者常於隰川與鄉官略於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
芦五尺餘主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甲中民
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十人言今日殺當

幾中朗親戚又一大蜂擊油鐺於是驚散厨中食器亂在
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扃堂門子
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喻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
空中轟爍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窻下牀上有一女
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効人饋茶
朗走起擒之遶屋不及遂巡簷廬歷積中朗又踏之驟然
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
于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呼門者是
梁苑客枚皐前因簡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
具茶酒引之與求皐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甬橋第
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皐白方心事無悰幸相
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與非吾所爲其人不遠

但聞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女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搜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戸共買人家一女今守洞庭山廟後為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入戸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出乾䐮子

秄兒

彭城劉剌史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鄠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禮堂之後院咸通丁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秄兒持器下食時月曉雲陰指掌莫分秄兒者忽失聲仆地面絕東廂觀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擺髮灸指少頃而蘇復令數人束縕火循廊之北於蒼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洞中復有一餅焉 出三水小牘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誠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曉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偏面曳杖亦來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足蹶不能良行

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
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曲舒椿自後
束之而趨時及閭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
侮而見登何相憶而欲食求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
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板也父已化
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出三水小牘

張縯

處士張縯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甚麗未旬日
士商之舟衣於舷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
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縯室取其妾食之七竅皆盡食
訖漸小復如舊形入舷下而失出聞奇錄

馬舉

馬舉常爲山南步參官閒道入蜀時兵後儲路絕無人烟
夜至一館閉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
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無火求賠
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餘斤舉亦壯士殊不介意中夜有
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鐵椎急擊之叫呼而走及明告
別其人怒去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
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流之稍壞而已舉後爲太原大將
官至淮南節度使出酉陽雜俎

韋棨

昭義從事韋棨約辛時尚在學院冬節夜棨書以歸及寢
堂絕無人獨廚中有搆火烹油之所圍繞之則鐺卓數尺
而久復低如是者三四棨大恐奔出于門方見其家悉於

外寢堂奠之所矣採神色慘慄具告之故家人咸吃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廚青衣就鐺作食仍聲小兒於懷抱間見踴身索喃因誤墜鐺中沸油湯益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汝以水焰則轉熾益甚不相激也乃雜擲鹿益菌菘之類久之方滅火滅兒已燋矣闔室驚怖爲之罷酒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出唐史

張謀孫

廣州副使張謀孫雖出於鬬竟有口辯善心計累爲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辟遂爲元謇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止于汝墳於郡西三十里鸞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儁堂鑒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誠役夫曰如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死

李黃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箒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鏤漆水爨薪須臾鏤前有一夜叉執鐵叉一人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叫黃脫衣入鏤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火中乃黃之嬸婦寓居岳州久矣主鏤者救黃婦入鏤中須臾又出娣服衣亦久入穴中主鏤者亦入又二人舁鏤入而擁塞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婦亦無恙數

年方卒黃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宋洵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見波爲金州石泉令洵以縣邑宣雜於縣東數里一山居未甚役者聞山石中有婦人語云宋三郎來矣及洵居之因月夜於書堂側屢步又白聞石中云宋三郎來矣駐步聽之石門忽開見婦人數輩再拜笑曰請三郎入來洵欲走爲數輩所擒入其室石門遂閉僕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終不能得出聞奇錄

張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往交人陸評事院在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將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盟器

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出北夢瑣言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富溫心僧院初夜見窻外有光視之見圓火高盈數尺中有金色子與火俱行幅輒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僧堂西北隅地中繞堂數周復沒於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出臨漳錄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無沒堂西至梁上有小窻窻外隙地數十畝日暮窻外有一物正方白下而上圓之全蔽其窻其人引弓射之應絃而落時已

夕不能即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板帶一矢即堕所射也出搜神錄

朱從本

李遇爲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廐中畜猴閑人夜起睹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見旧額將敗出於街中逢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出搜神錄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携都合於郡第過私讌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訓然起之見火爐内冉冉而上直博子屋良久乃下飛庶勃然明日漏室浮挨覆物亦無

他怪出搜神錄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神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爐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燋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暗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髻而出視之衣裙纖毫不假但驚悸不能自已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沿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爐炭爇之

宗儒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記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聞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闇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白轉側其年閩亡出稽神錄

歐陽璨

歐陽璨三傳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劍城薄暮方迴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遠谷而多鷲獸生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于前面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而之不輟俄失其妖去蒙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瞑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六

妖怪

東柯院　王守貞
呂師造　崔彥章
黃極　熊助
廣陵士人　張鋪
黃仁濟　張德遵

人怪

東部民　胡頊
宋李宣妻　趙宣母
楊歡妻　壽安男子
許州僧　田疇

彭顒
潤州氣
王建封
宗夢徵

烏程縣人
王氏姊
崔廣宗
元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無定婦人　婁逵
黃宗暇　白頊鴞

妖怪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爲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高步誦天蓬呪其聲甚厲良久失其所在人見其空中擲過瓦礫矣復取之結纓而寇誦呪不已遂巡衣襆帶解袴前失隨身有小僕時符書法要頗時又失之道士遂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襆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觀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拋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絕句後譏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蒿蘭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不遇士非見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覽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絕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特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爲大石中腰而廻（出王堂閒話）

王守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貞蓄妻子而不居宮觀行極光鄙常遊太湖宮竊撰道流所佩之籙而歸寘于臥榻巖廊之下覆以婦人之衣裳籙尤甚怪異數見燈燦自行貓兒語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失妻背卒（出王堂閒話）

彭顗

宜州鹽鐵院官彭顗常病數月恍忽不樂每出外廳輒見俳優樂工數十人皆長數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絃目顗視之或時欣笑或憮憮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顗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呂師造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顗聚歛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爲煨燼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復見出稽神錄

崔彥章

饒州史崔彥章送客於城東方讌忽有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前遂止不行彥章因卽絕劍與歸州而卒出稽神錄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鱸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周而滅古者曰厲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於此堂出稽神錄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子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犗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出稽神錄

熊助

軍吏熊助家子建康長樂漫之東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繪綵包一鷄卵殼也剖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出搜神錄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騎恣肴偕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窻下見一老嫗携少女過於前衣服藍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爲疑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出搜神錄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髻青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爲書符施髻中其夜伴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窻而寢中夜忽復見來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統然有聲因爾遂絕

出神錄

張鎬

亮州錄事參軍張鎬者少年時嘗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

唯不觀其形質家僮輩捧執食饌皆爲鬼所撓復置空器或以器皿擲於空中久之方墮或合自行於地更相擊觸又飛火塊著人身燒而不痛者有話言之者即磚石亂應聲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使劒入宿於舍其劒爲屋石所擊鋒刃數折又有禪禁咒者將入其門候見死石交下不能復前賓客來者或被撲其中幘擲致他所至有露頂而過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無恙出玉堂閒話

宗夢徵

晉蔡州巡官宗夢徵善醫居東京開運二年秋解玉巷東有病者夜深來召乘馬而至將次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門前有一物立而動其形類僧著黑霧亭亭僕者前行愕立毛豎馬亦鳥鳴耳聾不進宗則強定心神策馬而去

比其患者之家則不能診脈尤覺恍惚矣既歸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黃仁濟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濟自言主子歲罷隴州汧陽主簿至鳳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狀如醉人食頃不止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應出稽神錄

孫德遵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其家鐵燈擎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燈擎所忽爾仆地遂卒出稽神錄

人妖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聾器自發劒劒作聲若有

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俱失鸜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共惡之乃多作美食覆盛著一室中陰藏戶牖伺之果復來發開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閣以杖撾之至久於室牖間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門自餘藏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出搜神記

胡頊

夏縣尉胡頊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爲具食頊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髮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面怒之搏其耳與人戶頊就而窺之納丹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頊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爲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避寒暑錄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檻偷編飯食得數斗故號爲魅頊異之所在言焉出搜神記

烏程縣人

吳孫休烏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豫言音聞十數里外所聞之處如在座間其鄰家有子客外久不歸省其父假之使爲書詞子聞之以爲鬼神顛倒而歸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宣妻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產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趙宣母

長山趙宣母姓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馬氏婦

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姓身兒從腋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爲祖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楊歙妻

宋永武時荆州人楊歙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殺廢見害所生女至齊猶存出廣古今五行記

壽安男子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簫口唱歌能牛面笑牛面啼一鳥大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出朝野僉載

崔廣宗

清河崔廣宗者開元中爲蘭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宗被裹首而形體不死家人舁歸每飢即書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許州僧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歲已後每寢熟即喉聲如鼓實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出酉陽雜俎

田疇

秀才田疇云大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出酉陽雜俎

元鎬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怒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幘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眞牛頭也遂捨之出聞錄奇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繫帶已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于獨車自鄴南遊淺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出

嘗聞話

婁逞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會基博解文義游公卿門仕至揚州從事而事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女如此伎還爲老嫗豈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陰爲陽事不可後崔惠景舉事不成應之出南史

孟嫗

彭城劉頗常謂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袖烏幘跨門而坐鬻左衛李曹曹名士廣其嫗問庶何官庶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庶卽問嫗曰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謇爲妻謇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焉

吾大張譽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帶在汾陽左右譽之貌酷相類吾譽率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譽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白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奠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知心記之與子壻王勝話人間之異者出乾臊子

黃崇嘏

王蜀有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潤松何事政清如水鏡斜飛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詞周極奇之名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請基琴妙書畫翌日爲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皆史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祕封狀辭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狀椽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姥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

出玉泉編事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

為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蹈皆為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駿馬署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僞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劒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役服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不悚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北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為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出王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七

雜器用偶像附

陽城縣吏　桓玄

江淮婦人　劉玄

居延部落主　僧太瓊

韋訓　盧贊善

南中行者　柳宗

南中行者　劉秀才

陽城縣吏　號國大夫

魏景初中陽城縣吏家有怪無故聞相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勉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牀下有呼曰交約何以不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俯垂也即聚燒之怪遂絕出搜神記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苦龍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千人歌音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暮久乃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一雙漆鼓槌擊鼓吏劉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因包裹之又以苎繩束縛其尸沈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出續搜神記

徐氏婢

東海徐氏婢蘭香曾美熙中忽患病面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牀下婢出異苑

江淮婦人

江淮有婦人為性多慾在想不捨日夜常醉日起見屋後二少童甚鮮潔如宮小吏名婦因欲抱持忽成掃帚取而焚之出幽明錄

劉玄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著烏衿袴來取大面首無七孔面奏黨然乃請師符之師曰此是家先代物久則為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劉因執縛刀斷數下乃變為一枕此乃是祖父時枕也出異苑

游先朝

廣平游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魅乃以刀砍之良久乃是已當者復也出集異記

居延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豪縱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麞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概桀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等肚肌臈臈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嘗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完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穀麥觸即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怪欲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寄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利其水銀盡發諸袋無不為寇楚聲血流漂酒焚乞骨低房廊戶牖悉為亂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衆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出玄怪錄

僧太瓊

唐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邏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簷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神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神中輕探之乃一獎帚也出酉陽雜俎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催

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幘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即聲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道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鄉閭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鍾樣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韋訓

唐京兆韋訓暇日於其家學中讀金剛經忽見門外緋裙婦人長三丈踰牆而入運拔其家先生為髮曳下地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以手提訓訓以手抱金剛經遍身倉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隨而呼之乃得其鬼走入大棗雜中先生遍身已藍澱色舌出長尺餘家人扶至學中久之方蘇率村人搥聾摧中深數尺乃得一緋裙白彩破扇新婦子焚於五達衢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尨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爲妾盧因惘惘恒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尨人爲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歸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爲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竟本末所以服色是尨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出廣異記）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暴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愈下止見一尨妓女極端正綠尨爲飾遂於鐵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出朝野僉載）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嘗有一行者年少給事諸僧不數年其人漸甚羸瘠神思恍惚憊諸僧頗怪之有一僧見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寢宿徐見一美婦人至晚引同寢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爲怪即壞之自是不復更見行者亦愈即落髮爲沙門（出玉堂閒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幸其家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客無暇賠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揩大俠親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從觀之良久蹙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縣爲耶感乎試與諸公取劒備之麴生復至拒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劒擊之隨手委元隆於堦下化爲斛麴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斛醽醁也咸大笑飲之皆醉而去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開天信記

號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藍縷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馳使號國夫人聞之遣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岩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下此小猿憐憫收養纔半載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留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如遺夫人芝草夫人與小猿令看翫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爲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婬褻貧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爲猿我父懼而棄我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
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施牀滿坐思
酒忽有人扣門云邊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客無
暇聽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依貌直入
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

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遣夫人芝芭夫人喚
小猿令看翫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爲一小兒容貌端
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實
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
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爲猿我父懼而棄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所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有目口不能言我
心中之事略不遺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懷抱於夫人恨
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
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祕密其事
又三年小兒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復恐人見奪因不
令出別安於小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飼藥
食忽一日小兒與此侍婢俱化爲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
之其小兒乃木人耳出大唐奇傳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　天都黄晟曉峰氏校刊

雜器用

蘇丕女　蔣惟岳　華陰村正
韋諒　東萊客　交城里人
岑順　元無有　李楚賓

蘇丕女

武功蘇丕天寶中爲楚丘令女適李氏李氏素寵婢因與
丕女情好不篤其婢求術者行魘蠱之法以符埋李氏宅
糞土中又縛綵婦人形七枚長尺餘藏於東牆窟內而泥
飾之人不知也數歲李氏內婢相繼死亡女亦寡居四五年
魘蠱術成綵婦人出遊宅內蘇氏因爾疾發悶絕李婢已
死莫知所由經一載累求術士禁咒備至而不能制後伺

其復出乃率數十人擒捉得一枚視其眉目形體悉具在人手中恒動不止以刀斬之血流于地遂積柴焚之其徒皆來焚所號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號畢宅中作家人氣數日皆白衣號哭數日不已其後半歲竟獲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復逸逐之忽乃入墓土中蘇氏率百餘人掘墓深七八尺得桃笥笥上朱書字宛然可識云李氏婢鬟蘇氏家女作人七枚在東壁土龕中其後九年當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不知自爾無恙出廣異記

蔣惟岳

蔣惟岳不懼鬼神常獨臥窗下聞外有人聲岳視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見若是閑鬼無宜相驚於是寂然排戶而欲昇其牀見岳不懼旋卻壁下有七人焉問其所爲立而不對以杖擊之皆走出戶因走趁沒於庭中川口拋之得破車輻七枚其怪遂絕又其兄常患重疾岳親自看視夜深又見三婦人鬼至兄牀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異記

華陰村正

華陰縣七級趙村村路因斃成谷深之以濟往來有村正常夜渡橋見羣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聲火即滅聞咻咻曰針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廻尋之見破車輪六七片有頭杪尚銜其轅者出酉陽雜俎

韋諒

乾元中江寧縣令韋諒堂前忽見小鬼以下脣掩面來至燈所去又來使人逐之沒于堦下明旦掘其沒處得一故

門扇長尺餘頭作卷荷狀出廣異記

東萊客

東都都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獨覩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都守命扃鑰爲庫嘗一夕月皎有頃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設石擊之其犬吠而去久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都守都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毛長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出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挽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皁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歛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井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出宣室志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大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

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客君軍城夜警有喧譁者蒙君見
嘉敢不教命君其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
國乎今敵國犯邊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
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既感然大馬之
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憂
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
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
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
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
地連獯虜我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臥甲天設
朔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
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
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屬子夜否滅未期良
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甘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
是東面壁下有風穴化為城門壘敵星鬼二奏金革四門
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旁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
西壁下全家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
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
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
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
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玉罽馬南
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馬先是西南有藥王祠曰中
化為城堡金象直火振收其甲卒輿戶橫地順俯伏觀之
于時一騎至禁殖曰陰陽有階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

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貴日日乘天用時縞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宇宙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衆於其中所欲皆備焉馬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每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寢泄之其親人僭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塘堂其明器悉多甲胄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有者順聞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出玄怪錄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窻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皆縞如霜雪寥亮高聲子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隨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入亦短隨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梗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日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遽相

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即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固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遠舍遍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確程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出異記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七精怪二　十八

獲賓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臼臺木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爲也出廣異記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爲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暇日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即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絕無瘳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爲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遍告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

雜器川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張秀才　河東衛吏

石從武　崔鼓

姜修　韋協律兄

國子監生　王屋薪者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晝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髣髴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熒熒可愛戲弄筆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聲如物折聲視之乃獘大枸也其上黏栗百餘粒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
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鬣者而鰓其家異
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對作戲
染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
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
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影下大言曰乞一錢家或唾之
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
與人家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
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釘界繩印手敕劒召
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
匿劒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
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
簣喘若鞴囊盍烏郎也遂爇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
郎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
代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
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篇也遂搜其服玩篇劫得一簣
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得
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都允請瞻為加功治之涉
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
出酉陽雜俎

崔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
讀書牖下忽見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
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

使何足拒之深耶數又不顧已而上欄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數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尚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凡十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遠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數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數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數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出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肆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固佯寢以覘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劖劖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收轉若劃有聲遶巡間僧道三十八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神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面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

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也遂去不見明日搜尋之如壁角中得一敗甕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河東街吏

開城中河東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朴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具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見（出宣室志）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無懼憚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鎭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韋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腳長其色頗黑自池中匍匐而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爲之動乃言曰臥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逡牀而行須臾生廻枕仰臥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逡巡覺有兩箇小腳緣于生腳上冷如水鐵上徹于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即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腳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腳明旦眾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入皆信韋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出玄怪錄）

石從武

開成中柱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宇有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髣髴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久撰弓矢以俟其來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者使樟木燈擎已倒矣乃夢而燔之乘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出柱林風土記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體其於酒或揖命多躭之故修宇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才三尺腰濶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日遂相與周旋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為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便我效用於時且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于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愧抵一石剎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覩之乃一多年酒罍已破矣出瀟湘錄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獨居一茅菴朝夕持念唯採藥苗及松實食之每食後恒必自尋溪澗以澡浴數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堅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復惡其塵雜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與道不相踈混沌已來方知有佛師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見容一宵陪清論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君億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萬物使有天地有人有萬物則我之道也億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師今不知師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獨稱世尊大底衆生恩普天地又豈聞道能爭衡我且述釋迦佛世尊是國王之子其始也捨王位入雪山乘囊劫之功證當今之果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於今日就不聞之爾之老君是誰之子何處修行救跡之間未聞有益豈得與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於天爲此劫之道祖始出於周浮紫氣乘白鹿入孰不聞至於三皇之事十洲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靈異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豈獨師門庸庸之見而敢茂耶若以爾佛捨父踰城受穿膝之苦而與外道角勝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碁魔之中一強梁者耳我天地人與萬物本不賴爾佛而生今無佛必不損天地人之萬物也千萬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無自稱尊卫老僧作色曰須要此等人設無此等則頓空却阿鼻地獄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擬擊老僧僧但合掌閉目須臾有一負薪者過見而怪之知老僧與道士爭佛道優劣負

新者擁袂而問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處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但偷生於人間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耶無名我山撓亂我山君者之人遂蓮焚其茅庵仗伐新之斧皆欲殺之老僧驚走入蜀化為一龜背甲乃知其皆精怪耳出瀟湘錄

雜器用四

獨孤彥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賓不疑

雜器用四

獨孤彥

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一丈夫來一人身茫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許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會名元與彥揖

而語甚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恭聽奇與常爲方外士議
語且有年矣至于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過二人則
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
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辭曰何敢彥
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
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許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許
因名之其後適野遇倪家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
吾素精藥術嘗侍奉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
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因辭免
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懼然
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
問我我得以話平生事其何甚哉語訖曾元曰吾之先陶
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十孫以字爲
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蔡侯居措著之職職當
要熱素以褊躁又嘗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
因而解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
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
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赐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
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
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
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
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
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
是甑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

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年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許者益反其言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爲得非夢室志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廻郵館填咽遂假那君舊宅設中室以爲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廢庭木森然康成書爲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復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軍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者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復召客終無至者乃令館

入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入院遥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時人所作皆務一時而鄙其於託情喻已體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篇以取樂乎皆曰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炎徒自知今無烽鼙欲何爲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髮髮垂散而吟曰頭黑髮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會經終日掃朱門康

戚不覺失聲大讚其美因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令僕
吏詢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
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穰箒而已康成不
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出靈怪集）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棊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
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
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遂坐以問之叟曰方今
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讎若不如
是又何作鎮之為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
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
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焉若先以法而治兵

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
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
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為列藩連帥豈有為帥
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為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為帥
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
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
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
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
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為帥之
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
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為有韜玉
含珠之譽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

不衰兒六合之體殊不堅牢甚得更久耶聊得晤言遂兵家之要耳幸明公新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基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基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出瀟湘錄

吉州漁者

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古老相傳叩大時鐘聲震長安遂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故見滿牢有血痕并絲草絲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雞距隨水搖深而生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棹小舟往接取之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迴始知蒲牢鬬傷江龍出玉堂閒話

凶器上

梁氏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閨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出洛陽伽藍記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

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輒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卽
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盼馳走無異於人惠
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梭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
家倜儻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洗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
輕素輕紅卽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當葬日故有此贈
時素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灌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
人畏懼跣足化爲白螻小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
持舒瑟瑟環亦爲賊敲顫脫之賊入照見輕紅等曰二明
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
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會聞謝康成
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
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麤竿多力至冥中猶與

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縶石井闔以爲威脅宣城自密
啓於天帝許遂之二女一男悉遣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
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殿東陽仲文謝朏州晦
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
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
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責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
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輕素等變化雖無
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卽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
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舞姬
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若能終恩請命畫工便
賜粉黛惠卽令工人爲圖之使摛錦繡輕素笑曰此度非
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出玄怪錄

實不疑

武德功臣孫實不疑爲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爲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鬬雞走狗樗蒲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紿我以射其可信乎盡密隨之不疑既至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紿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固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物身則編荊也（今太原中方相編太原無竹用荊作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大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者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習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爲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辨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

圍不疑馬踏歸日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丑
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
長丑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歌馬不疑大怒又以樹
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驅將投村
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
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
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笑門而入直向
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
既為夫婿婦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
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馬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
益不疑毆之則為大音不疑自投牀下化為大人長二尺
餘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闔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
遂得入林木中思止天曉不能去會見家求而得之已愈
且云魂矣兒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乃餘卒出經
閻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一

凶器下

桓彥範 蔡四

商鄉人 李華

盧涌 張不疑

凶器下

桓彥範

扶陽王桓彥範少放誕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日暮諸客罷散範與數人大醉遂臥澤中二更後忽有一物長丈餘大十圍手持矛戟瞋目大喚直來趨範等衆皆俯伏不動範有膽力乃奮起叫呼張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樹範手斷一枝持以擊之其聲策策如中虛物數下乃前匐而走範逐之愈急因入古墻中泊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就視乃是一鬼方相馬出壙

蔡四

潁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大寶初家于陳留之淺儀時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發其機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非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爲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爲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已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蔡臺北世間月午即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家人清淨鬼即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蔡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通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盜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塵墓中有盟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燒之其鬼遂絕

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牕牀坐以石擲華等當怠前後數月皆若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繼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盟器出廣異記

商鄉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我乃是鬼爲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戰鬬欲假一言以定禍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己家君於家前大呼冇敕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鬼言訖入塚中人便宜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爲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冢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冢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出廣異記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于萬安山之陰夏麥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稻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固憩焉觀一雙鬟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盧襟盼瞭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

鎮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
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幾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
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
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鎮而入涵躡足窺之見
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變爲酒涵大恐慄
方悟怪魅遂辭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
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
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桁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
迴顧有物如大柘樹而遍體是眼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
疾加鞭又經一小桁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
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
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聞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
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跧于車箱之下窺見大
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嚮視莊內遂以
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拂空子戟之鎖只無聲耳
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闢驚涵之
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
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辭家僮及莊客十餘
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
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桁林中見一大盤器婢子高二尺許
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桁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
毀折而焚之詰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
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于壑而已
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出傳奇

張不疑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祕書遊京假丐於諸侯迴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宮京國欲市青衣數耳目於閭里聞旬月內亦累有是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去有新醫僕者請閱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攜引數年記於嶺中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自浙右已歷南荊貨鬻始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賓主位俄攜銀罇金盞醪醴芳新聲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余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不疑曰某

以之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却望高明度其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剩加各有差等遂指鴉鬢重耳者曰春條可以價耳不疑視之則果是私自者矣即曰操奚付金春條善書錄音言詩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月餘日潛為小詩往往自於戶牖間題詩云幽室鎖妖艷無人簡惠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兩日餘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旻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絕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師曰得無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子耳尊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日告歸慎勿令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與怪物出來不疑召春條泣於屏幕間巫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

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面噀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觀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親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噀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長尺餘小小許殭立不動不疑可更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盥器肯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繫結仍舊不疑大驚尊師曰此雖然腰腹間已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徧體則鄭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豈有與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念至惘然數日如有所失因得沈痾遂請告歸寧明年爲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罷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後一日尊夫人繼歿道士之言果驗

又

一說張不疑常與道士共辦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誡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藤下又不可進貴婢僕之輩某去矣幸勉之不疑自爾晝時虛氏庵在別所求靜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問省數月有才倫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姝女四人皆醜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侍無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感之無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嗟禍已成無奈何矣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怛起曰別後皆如師教尊長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忘不知何

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家無計矣但爲君辦明之因話其別後有所進否不疑曰家少人力唯唯買一婢耳道士曰可見乎不疑即召之命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缸不肯出不疑連呪之終不出不疑自詬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缸大罵曰婢有過笞之可也不宜罵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憂乎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乎不疑曰焉有此事唯尊師命敢不聽從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頭砉然有聲如擊木遂倒乃一盥器女子也青書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盥器四五制作悉類所獲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即不疑買婢之資復取之不疑惝怳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發焉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大都黃　晨曉峰氏校刊

火　賈耽　劉希昂　范璋

胡榮　楊頴　盧郁

劉威

土

馬希範

火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忽令召工東門率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捕擊之死且無問門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餘異直至門

其尼施朱傅粉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詰曰尼冕未之有也因以擣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寃返走裸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者具對傷腦折足痛楚始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步日錄

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大小咸知之日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久云郎君來郎君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一家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趣不可及出門而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回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領過資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皆及火災起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恃寵宗族誅出博異志

范璋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廚中有拉物聲范怖省之至明見米新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牀上地上危築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門因捫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二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與語新逐

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却擊之變成火滿川而滅出酉陽雜俎

胡榮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或見或作小兒爲著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復一處火發所燒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市營戍廬舍殆盡歲中胡榮亦死出祥異集檢

楊稹

進士楊稹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肆業乃指照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久而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稹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驅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稹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

不勝秋月斜石樓令誰是相顧人寥幃再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稹之姓氏稹具告稹問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稹異之曰得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也中其媚禍必能及某世業功德實利生民某雖不淑焉能有媚而欲奉禍乎稹曰可聞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菜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氏所執今無韋敬竪得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平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躬死魏武詞位佛法

重興舊以長寧世子襲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至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材因修此寺羣臣既立遂設東幢常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微行佛廟禮龜伽竟妃子謂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為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肌骨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選生及蟻即不復彊暴矣積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朝之明德稟炎上之烈性故好聲亂色不入於心某所能者大則鑠金為五兵為鼎鼐鍾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即燬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弦咀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藉甚既久願一款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恥偏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積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霾晦則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艷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羣鶴飲恨在彫籠每侵星請歸積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谷而居者得非求靜專習支乎奈何欲使採過之人稱君為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歸半年家童歸告積乳母母乃潛伏於佛榻俟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裳者出纂異記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

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髮盡白身庳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欵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莫姥又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爲歡耶命坐語謂姥曰妾姓石氏家于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姑何爲不食姥曰妾甚飢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甚喜且以爲有道術者因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臚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審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否利從

都國之貢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吉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於是以手採爐中火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異賞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告去郁固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既深有僕者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爽於是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迫旦方絕及鷄火發之跡於廡下次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焉多先是有敗葦覆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姥石氏居

于華山者也郁因質問呂卿史有郡中老吏謂部曰呂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加老耄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夜自移城東南善石猪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連皆成路出酉陽雜俎異錄記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廬舍燔盡威復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嬉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爲廬州刺史火災乃止出神錄

土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瑣神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天都黃　晁曉峰氏校刊

鼈靈　玉梁觀　湖次

耒陽水　孫堅得葬地　聶友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水女子　波斯王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等

楚州僧　朝氏子　王嵩先生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佛林禾　王延政

洪州蕉人

鼈靈

靈靈於楚死屍乃沂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巍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巫山開三峽中蜀江陸處後令鱉靈爲刺史號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出圖記

玉粱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愆旱災蝗祈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彭表靈跡既博殿闕中粱一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乃晴天降白玉粱一條可以尺度嚴安其上光彩堂日因號爲玉粱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鎮裂殿脊化爲白龍騰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誰之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郁

木山下見兩扉青石楣一條白玉粱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叩敲再求尋之不知其所唐大歷初有無爵黃生因獵亦見後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於人自玉粱飛去後其處莫能居之皆爲猛獸毒蛇所逼出玉笥山錄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鞏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出子寶搜神記

耒陽水

耒陽縣有雨瀕此縣時旱百姓共鞏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雖雨亦偏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荊州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孫堅得璽地

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白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監丞鄰當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爲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出異苑

聶友

新淦聶友少時貧嘗織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嶮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湧湧混濆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木與岸磨人齊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

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遒今不動出嘉話錄

海畔石龜

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復則入海冬則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出述異記

又

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嗾折碑焉出酉陽雜俎

飲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飲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鬥弊

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遣石者將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積爲釣臺之狀忽有大石如牛一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出太平廣記

汾州女子

隋末築汾州城淮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聞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出廣異記今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恚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即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

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戴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登清如鏡周五百餘步出酉陽雜俎

程顏

程顏祝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陳尚令持禮來顏莫測其由開關召入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附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切疾顏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顏居須臾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云青衣從之問其故曰越州扶餘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事前扶餘尉程顏適爲大風飄至此顏無所遺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與顏姓名同 出朝野僉載

文水縣墜石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舂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時有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廟持博識敕問之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 出法苑珠林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遷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爲宮觀矣有栢樹焉相傳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出玉堂閒話

渝州蓮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二尺遊旋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

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出見異苑

玉馬

沈傅師爲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加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餵之出聞奇錄

華山道侶

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服襏履甚新斷處如膝頭初無痕迹出酉陽雜俎

鄭仁表

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二王秀才遊嵩山

荊蘿越澗境極幽夐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翠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爲日燦其虛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子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岐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出酉陽雜俎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澗四寸赤如

每面有六龜子未雩■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
角視之遂滅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陽雜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劚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咨嗟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出錄異記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他日霸蜀因幸興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為對先主大悅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灣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迨遲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歲每首裏之意其木則大重葛其石則
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痕每首爲風日所銷落又經雨林
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顧面象
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是漁者本處上地山川之名
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
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堂于潭上
常開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
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窖室有金漆棺牀六張菱鳳芳簟
皆新金寶積塞其人坐牀上良久因前小
刀取內懷中而出扶起崩石亦之以物爲記歸呼家人共

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見山精緣

金精山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昇之
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鎖懸
於巖下井汲道所及不知其所從其二鶴恒護四時面轉
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傑者能卷節爲牛
躍而出入營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
射中此鶴吾即可師傑即一發而中脅即無方歸尚病臥
如夢非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每遇衢以手拂師傑之
日數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鶴白爾不復轉其一猶
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傑之子孫亦爲軍士

賣餅士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喜日白賣餅所
歸家見其女與鄰小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
少年躍走得免王老趁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
流血滿身更何問之不知所對拘之以還王老之居鄰伍
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罪神仙傳

桃木末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
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豚方茂
丁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起義立桃林施中復
安盡有歐聞之地得國六十年至於延羲延羲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出稽

王延政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入告之曰與安高旦
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雨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
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
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感而掘之得赤土如
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為神異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
價從此入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著其人以為門
之職數年建州亦敗出稽神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
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製觀之不能測或為整其冠

特 1
2967

髯仰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